

小城慢生活

修月琴(云和)

夕阳西下,彩霞满天。洒水车的音乐响起,清凉的水线喷洒而出,炙热的路面如逢甘露,暑气渐消。蜗居在钢筋水泥建筑里的男男女女纷纷出门,嬉笑的孩童,相互搀扶的老年夫妇,亲密的情侣,慢跑的小伙子,与美丽的天空之云,和成一条流动的风景区。忙碌了一天的城市渐渐慢下来,静下来。

浮云大桥似雨后长虹横跨在浮云溪上,往来的车辆穿梭其中,连接着小城与外面的世界。吉祥宝宝云云、和和分立桥头两侧,缓缓诉说着童话云和的前世今生。不远处,水车悠悠,低吟浅唱着魅力云和的真山水,转动岁月,辉映田畴。四季花海中,向日葵军团集体亮相,惊艳了时光,也温柔了岁月。

迂回在溪水中的九曲桥雾气升腾,一群妙龄女郎翩然经过,衣袂飘飘,湿云和雾中,若隐若现,像出水芙蓉,亦如神女下界。不远处的狮山如一道天然屏风,矗立在云和东侧的会客厅中,不卑不亢,恰如其分。

逐水而居,让城市生活回归本源。老城区黄溪流沿河两岸的浙西南民居群青砖黛瓦,安静地诉说着梦里江南的浪漫,屋檐下的红灯笼随风摇曳,临河的百年樟树华盖如伞,一群音乐人正在树底下吹拉弹唱,陶醉在自娱自乐的意境中。溪水清清,缓缓流动,似乎是为迎合那金色的鱼儿优哉游哉,调皮的鱼儿吐着泡泡,试图逆流而上,鱼水互相嬉戏着,又相互包容着。

清风绿树朗月,小桥流水人家。村妇浣洗的锤声水声悦耳动听,水中倒映的老房子错落有致。枕水声入梦,踏涟漪醒来,的美妙梦境,也不过如此吧。楼前屋后铺就的卵石小径,被人们的足迹磨得圆滑,闪出柔和的光辉。信步走来,追寻历史行走的印记,细语轻烟,空气清新,让人嗅出许多逝去的年代。

黄溪绵延,相隔不远便有一座小桥横跨两岸,不同材质不同设计风格的小桥告诉人们其来自不同的年代。青石板的拱形桥从远古走来,是年纪最大的老字辈;木质结构的廊桥,是人们遮风避雨的好去处;钢筋水泥是现代文明的产物,代表着新兴的力量。老街的人习惯在晚饭后集聚在小



桥上纳凉,搬出小竹椅,带上蒲团扇,聊一聊天家常,问一问工作,互相交流新鲜事。

老街很窄,窄到临河对面可以互相喊话,窄得两车交会挤挤挨挨,一不小心还要强行吻别。迎面的小女孩,颤颤巍巍地奔跑着,年轻人蹲下身子,张开双臂,稳稳地抱住了。随后的妈妈抱过孩子,批评女孩不该乱跑,谢过年轻人后离开了。年轻人目送着母女,小家伙还不忘飞吻告别,惹得严肃的他也绽放了笑容。一群骑着山地车的高中生谈笑如风,呼啸而过,留下一地的笑声和青春的味道。

夜色更浓了。双拥广场的音乐声激烈昂扬,一个两个,三五个,七八个,队伍逐渐壮大,热爱曳步舞的年轻人挥洒青春,尽情舞蹈。你方唱罢我登场,委婉抒情的音乐呼唤舞者,穿戴整齐的伙伴们闪亮登场,和着音乐的节拍,回头、转身、后退、前进、转圈,灵动的身姿让舞者忘记了年龄,绽放的美丽让观者啧啧称奇。

采真里美食广场也热闹起来了,各种各样的小吃琳琅满目,油亮的煎雀、圆润的油桶饼、酥脆的紫苏饼、带着青草味的麻叶粿、滴翠的绿豆腐让人垂涎而欲罢不能。何况还有仙宫鱼头、紫苏泥鳅、田螺火锅,沸腾的汤汁犹如那火热的生活,鲜美的食物流淌出久久的幸福。

小城的夜缓缓来临

人至中年

南方农人(市直)

恍惚间,人至中年了。三十岁生日后那年的深冬,我租住在浙南一座山城的城郊一间民房里,写了一篇《话说三十而立》的随笔在《农村青年》杂志上发表,引起了当时许多农村青年的共鸣,我收到了近300多封信。弹指一挥间,二十多个年头在四季轮回中过去。当我回望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时,脑海里闪过的是无数个梦想,记忆的是一路曲折坎坷的人生路。很多事只在美好的记忆里,很多事令人反省与深思,唯独亘古不变的是,时间在一日三餐之间,在城市的车流间,在8小时的上下班间,在平白一行行文字间,在一年四季二十四个节气的轮回中流逝。

人到中年,思考的问题、回想的事情会很多。上会想父母,常感到自己没有尽很多的孝;下会想子女,就学、就业、婚姻等等。此外就是工作上的繁琐。自从脱离农事生活,来到城市工作,经历了许多事情,几个单位一路走来,可以说都是亲人朋友同事帮助着我。我心怀感激之情,感谢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。因此,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,我不忘自己曾经是一个地道的农民,尽管自己能力有限,但在每一个岗位都尽心地想做好工作。无论任务有多艰巨,我总是默默地在做。

有时候,我会站在城市的人行道上发呆,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、人流,匆忙的人们,赶路的人们,他们有心事吗?不得而知。人总是看着别人是幸福的,而总觉得自己不幸福的。酒绿灯红的城市生活,本来就充满着矛盾,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。

人至中年,变得异常恐惧,不是因为生命的中年,而是对许多事情觉得不知所措。对于父母,在事业、金钱不充裕的条件下,不能尽更多的孝道,总觉得深深的内疚。对于子女,总认为自己是靠艰苦奋斗过来的,子女也理应学习和传承自己这一辈人的艰苦奋斗,可是子女没有经历过苦难的日子,很难理解父辈的苦难和很多传统。记得,二姐病重躺在病榻上时,最后家人把她的病情告知了她,她没有哭泣,淡淡地对我说:人真得了病,世上无真药,要善待自己,不要与身体过不去。只读过小学的二姐,与姐夫辛苦地带大了三个孩子,但没有一个孩子的人生道路如姐姐所愿。

很多事情,很多历史已经远去,一去不复返,惟有乡村依在,城市依在,国家仍在前进,民族正在强大。回过头来想,走过去是美好的明天。不忘初心,不忘本,热爱自己的家庭、村落、家乡、祖国,什么都好,万物生灵,总有更迭,轮回运转,各有千秋。

人过了五十岁,俗称知命之年。按照国际惯例,现代人在四十五岁仍属青年,过了四十五岁,便逐步进入中年,到了五十岁,那是真正的中年人。一个中年人,凡事已经成熟,包括事业、学识等。而中年人的生活、工作压力,且是无以诉说的。这是必然的过程。人至中年,在茫茫众生中,熟悉的不熟悉,亲人或同学、战友,认识和不认识的,偶已有人离开了人世,所以见到了生与死的场面多了,渐渐地也就会理性地看待人生。对于人世间的生万物自然也就有了许多的淡念,会刻意去追求自然的和谐,会轻描淡写地淡出名利场。

人至中年,万物已成秋。成熟了的世界,彰显一份生命的怡静,看着秋的世界,到处果实丰硕,一阵秋风潇潇,不热不冷,人间多美好。

崇尚孝德的大庄村

陈华(龙泉)

小燕子从厦门回来了,于是,几个老同事相约去大庄村纳凉。

大庄村原名大赛村,地处江浙第一峰凤阳山黄茅尖山脚,距龙泉城区近50公里,东邻景宁,南接庆元,海拔900多米,四面群山连绵。村尾原有龙、景、庆古道必经之石桥,1938年毁于大水,2017年重建。新桥为石拱廊桥,如一道靓丽彩虹,横跨村水口小溪之上。西泠印社朱妙根先生题写的孝德桥石碑立于桥头。

我们入住的孝德堂,以四合院形式设计端庄大方,中堂天井,小桥鱼水,上下两层,四周回廊,拥有24个客房,集会议、住宿于一体,内部装饰古朴典雅,古色古香。

傍晚,我们漫步于村中公路,话题谈及父母长辈时,大家同时提到这大庄村几处标志性建筑缘何都冠以孝德之名?

月光如水,溪边悠悠转动的水车像个智慧的老人,向游人讲述着大庄村的故事。相传大庄村始祖赵公夫妻自景宁方向沿小溪而上,发现大庄这一块小盆地,群山环抱,流水潺潺,水口有一块大石头形似公鸡,嘴朝外,臀向里。赵公认为石公鸡远处觅食,此处施舍,此地一定是个生财聚财之地,就在大庄定居繁衍。后来周氏、叶氏相继迁入,至今近270年历史。小小山村,赵、周、叶、吴、刘、沈、陈七姓同居,能共存无争,和谐发展,其最重要的一条,就是各姓列祖列宗都十分注重孝、德两字。他们世代代口口相传,要知亲恩,看你儿郎;要求子顺,先孝爹娘,等朴素而富有哲理

的言语,提醒村民时刻牢记行孝积德。

清朝道光年间,叶氏祖先叶天和考取秀才,天和公在村内极力倡导孝道,尊老敬老,立下一年一顿敬老饭等举措,教导村民孝为先、勤为宝、俭为德、和为贵,以孝育人,以德立身,邻里之间你尊我让和睦相处。当时东乡蛟垵开办第一所学堂时,叶天和慷慨解囊,捐资一百大洋,时任龙泉县长王世海赠志在作人四个大字予以表彰,后来家人装裱刻匾,至今悬挂于中堂之上。

上世纪40年代,红军挺进师转战在庆元、景宁、龙南、住龙一带,大庄村妇女张松菊加入红军队伍,后因受伤脱离部队回家,80年代通过景、龙两县民政部门调查核实确认为红军失散人员,享受生活补助待遇至2003年寿终。

2014年6月23日,村民叶时妹在去接女儿放学回家途中,听到有人落水求救,他迅速跑到小河边,跳入齐肩深的河水中,游到落水女子身边时,发现她还紧紧抱着一个小孩,他把母子俩救上岸,得知母子平安,就直奔学校而去。这一年,一心为大庄谋发展的老书记周春华获得龙泉市第四届道德模范奖,叶时妹获得提名奖。

可见,孝德是大庄人的精神主线,贯穿古今,深入人心,且与时俱进,发扬光大,从而民风淳朴,宅心仁厚,村风纯正。如今,大庄人在村容村貌进行整改的基础上,已着手村庄美化建设,亭台楼阁,雕梁画栋,门前小溪,鱼翔浅底,屋后缓坡,桃树万株。倘若阳春三月,真是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,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。